大咖名片:

止庵,本名王进文,传记和随笔作家。著有《周作人传》《樗下读庄》《老子演义》《神奇的现实》等二十余种著作,编订整理《周作人自编集》《周作人译文全集》《张爱玲全集》等。

与其遗憾惜别 不如珍惜相聚

听止庵话“惜别”

王姿千(上海海洋大学)

“母亲去世后,我的表姐和我谈到母亲对我的‘无条件的支持’,我就想那是一种大地似的支持,沉默,然而切实。只是我一向把这当成生活的常态了。就像我们每天行走,站立,未必意识到脚下的大地——也许直到有朝一日大地塌陷,我们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。”演讲的题目叫《惜别》,《惜别》一词来自于止庵刚出版的一本著作,是他于母亲故世三年后沉淀而成的生死体悟。

这本著作写在止庵的母亲去世3年以后。“惜别”一词并非原创,只是一直被使用。他的朋友曾问他为何不选当年藤野先生给鲁迅赠的《惜别》作为书的封面——当年鲁迅先生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之时,藤野先生为表惋惜之情,赠予一张照片,背后写有“惜别”二字。此照片如今被鲁迅博物馆收藏。止庵回答他的朋友:虽然知晓此事,但是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别离是生别,《惜别》一书却是天人相隔的“死别”。虽然每一次的“生别”都蕴藏了“死别”,但此“别”非彼“别”。他想借着自己的《惜别》,来分享他的故事。

孔子和子贡“惜别”

《礼记》里面有记录这样一个故事,是关于孔子和他的学生。很久以前的一日清晨,孔子在门前拄着手杖徘徊,他边徘徊,边吟唱。歌词大意是说,泰山将要倒塌,梁木将要弯折,哲人将要离开。唱罢,他便回到了屋里,学生子贡听闻老师所唱,赶紧前往探望。孔子见到学生,便问子贡为什么来得这么晚,然后,将自己所做的梦告诉了学生——孔子从梦中预感自己时日将至。七日之后,孔子卒。多年之前,止庵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并无体会,而如今再读之时,他却留意到了对子贡“趋而进”的描述以及孔子的责备。“想必,孔子自知时日无多,想要和学生共处得久一些。而子贡应该也是同样的想法,想要多陪伴老师。”

《史记》也有一个关于孔子的故事。据记载,孔子死后,按照当时的礼节,学生们要在孔子灵前守孝3年,子贡也在其列。3年期满,学生们互相告别,子贡却没有离开,而是继续守灵3年。这两个故事互相交错,一直萦绕在止庵脑海,也让他不禁联想到了自己。“孔子与他的学生之间是师生间的互相陪伴与道别,就好比平日自己家中来了客人,离别的时候有些人只是送到了家门口,有些人则是送到了楼下。每个人之间的情谊深重各不相同。如果说子贡是和孔子感情最深厚的人,那么,孔子就是子贡花了最久用来送别的人。”

《论语》里也有孔子对于人们在处理丧事时的心情的看法——沉浸在丧事中的人们,茶饭不能啖其味,音乐不能闻其律,日日思虑。这三个故事看似是没有关联的,但是都关乎“心安”,便是在失去之后那种心境。子贡,毫无疑问是众多学生中最难“心安”的,所以惜别可以用在他和他的老师孔子身上,这也是止庵对“惜别”的理解。

母亲与自己“惜别”

止庵是很能体会“惜别”的感受和心情的。母亲去世后,朋友建议他处理相关事宜,他却想等一等。他当时认为,面对逝者,就好比观潮,潮水自会退去,不必匆忙转身。一切因为,时间最终可以解决一切。只是每个人所需要时间来解决的长度有所不同。他和子贡都是属于需要一段时间来“安心”的人。

他的朋友史航读过《惜别》之后和他交流。史航认为,中国不光有56个少数民族,应该还有“惜别”族。“惜别族”和旁人的关系是相联系和寄托的,分开之际就好比留下了伤痕。这是史航的定义。参照史航定义,子贡可以归为其类。止庵自己认为,惜别更多体现在血缘关系的维系上,特别是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。父母一般总是先于子女离开,子女对父母就有惜别之情。也曾有一位导演认为,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社会的根本。

止庵坦言,自己和上一辈相处的时候,对很多事情都习以为常了。他的书中有描绘到他的母亲对于他事业的无条件支持。“就好比人走在路上,并不会意识到土地的存在,但当土地不存在不能走路时才会惊觉。”母亲去世之后,他确实感到了不便。最大的不便是出门要开始带钥匙。止庵的母亲生前养植物。母亲过世后,他却不知如何处理那些花花草草。于是,他就花了大量时间精力上网搜索要如何养护,后悔在母亲生前没有问过她,毕竟养护也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。

人与人总会“惜别”

止庵觉得,人与人之间的短暂相处很多时候被认为是永恒的。惜别就是揭示了看似恒久的关系实质的短暂性。事实上,人和人之间是没有长久的关系的。惜别看似是“惜”“别”,实际上却是“惜”被“别”所终止,包括人们之间互相相处的时光,一个人在世的时光。如今,觉得时光短暂的止庵原本对此并不在乎。他觉得,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被“别”所隔绝开来的时光,有的人生前有很多建树,他们的贡献在他们身后还有所保留,他们通过这些将自己的生命价值转移,而人们也通过他们的成果与他们的精神进行沟通和交流。比如,人们在阅读古希腊悲剧的时候,依旧能够和作者引起共鸣,这都归因于作者注入作品中的活力。尽管这种活力或许会随着时间流逝,但是始终存在。对于普通人来说,生命只有一次,人死不能复生,所以对“别”的“惜”之情更加沉重。

止庵的母亲是普通人,时代因素等使得他们那一辈的人的时光白白逝去,真正开始颐享天年也是在60岁之后。止庵提到母亲说,她是个热爱生活的人,她的晚年生活因为植物、编制、集邮等各种兴趣变得充实而丰富。不过母亲的生活也随着她的离开而终止。“我对母亲的日常记忆也会随着时间淡去,更会在我离开人世时随之消失。”这便是止庵个人对“惜别”二字的解读。不过与其惜别,倒不如思考应该如何珍惜彼此相处的时间。

与“惜别”相对的“惜聚”却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,因为人们总会将短暂的关系误认为是恒久的,觉得未来的路还很长。其实,未来可能就在转瞬即逝之间。就止庵的个人经历而言,他认为“惜聚”是不容易的。他提到他母亲很爱看侦探小说,母亲的日记有记“自己已经年长,时间有限,应该看一些好书”。止庵愧疚,因为他比母亲年轻,有更多的时间,没能花时间推荐一些好书给她。止庵坦言,即便是原来就知道,也很难做到。母亲去世之后,他读到一本苏珊桑塔格儿子的书,书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我怎么能做到,把我的愿望都放弃,变成她的愿望?我怎么能时时刻刻都满足她的心愿?要做到这一点,要从头做起,这样才能做到,但是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
人与人之间总是要“别”的,无可避免,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,只是更多的时候,人们选择回避。止庵认为,作为一个生者,需要了解对“死别”这个问题的看法,是否有遗憾。与死别相关的遗憾也分为两种,一种与生者有关,便是所谓的遗愿,是可以完成的。第二种是与逝者个人相关的,比如想要读一本书,想要维护好一株盆景。“当这位‘逝者’不在了,旁人无从弥补,就好比一个黑洞,令人无可奈何。这也是对惜别更深层次的理解。”止庵认为,人们对于被“别”所隔绝的一切无能为力,好像置身黑暗之中,“可是,尽管某些事难以做到,却可以尽力,至少可以减少一些遗憾。”

(本文素材源自现场演讲和“一席”官方微信平台)